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5期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5 2009

诗意的栖居

——陶渊明与陆龟蒙比较探微

林晓玲

摘要:比较了同为隐士的陶渊明与陆龟蒙身上众多的相同之处:身处乱世无可奈何的矛盾心理,与邪恶势力不合作的态度,退居田园的诗意生活,对大自然的挚爱以及对日常生活的审美细化。勾勒了二位诗人对人生诗性的追求,描摹了封建文人在人格追求道路上努力的痕迹。

关键词:陶渊明;陆龟蒙;诗意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09)05-0128-02

作者简介:林晓玲(1986-),女,福建莆田人,漳州师范学院(福建漳州363000)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08-11-07

陶渊明与陆龟蒙同是乱世文人,一个是东晋末年,一个是晚唐乱世。陆龟蒙在当时被视为"天麟不触人间网"的高士,《新唐书》将他列于《隐逸传》中。同为隐士的陶渊明与陆龟蒙身上有着众多的相同之处:身处乱世无可奈何的矛盾心理,与邪恶势力的不合作态度,退居田园的诗意生活,对大自然的挚爱以及对日常生活的审美细化。本文通过勾勒二位诗人人生的诗性追求,描摹封建文人在人格追求道路上努力的痕迹。

一、家族风范的承续

对于传统和时风的接受,有多种多样的方式,其中,最深切入里的接受方式之一,就是接受主体通过钦敬长辈的风范而得到熏陶。这种熏陶非常特别而且有效,这主要是由其具有具体可感、富含情感的特性决定的[1]。

陶渊明在《赠长沙公并序》中曰:"余於长沙公为族祖,同出大司马",深情地回忆到陶侃,流露出浓重的宗族情绪。"观此诗,渊明宗族观念颇深。重门阀乃当时士大夫之习俗,渊明亦未能免也。"[2]陶渊明对自己祖先功业的表述明显带着十分自豪的语气和敬仰的心情。虽然渊明淡泊功名、乐天知命,但是,那份面对宗族勋业和德行的自豪感与其他士人是一样的,其宗族观念里常常闪耀着曾祖父陶侃的光辉。陶侃与陶渊明虽然同在一个朝代,不幸的是:一个是开国元勋,一个是亡国遗民。陶渊明的儒家用世思想,明显带有以陶侃为代表的祖先的宗族情结。

而陆龟蒙之为隐士,亦并非出于主观愿望,而是万不得已。他出身名门望族,六代祖、五代祖皆为宰相,祖父、父亲亦曾入仕。家庭传统,使他不能忘情于政治。《自怜赋》云:"敢谏鼓不陈,进善旌不理,布衣之说,无由自通乎天子;丞相府不开,平津阁不立,布衣之说,无由自通乎宰执……哀吾材之不试,徒抱影以中泣。"其入仕愿望,十分强烈。在政治上,他也颇自负。《村夜二篇》其二中云:"岂无致君术?尧舜不上下。岂无活国方?颇牧齐教化。"类似此等语,不一而足。其襟抱不在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之下。《奉酬袭美先辈初夏见寄次韵》中曰:"吾祖傲洛客,因言几为伧。末裔实渔者,敢怀干墨卿。""吾祖仗才力……直向文场麾。"更是将"吾祖"指向西晋大文豪陆机。陆机是一个有着强烈家族意识且傲诞异常的人。陆龟蒙将陆机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和意义上加以崇拜。以陆机为傲,这是他傲诞的最大资本,也是他人生活动中的最大动力:不为世俗的名利,但求接续先辈不屈人格和没世文名。

因此,当面对现实的黑暗与残酷时,诗人们不一而足地表现出他们金刚怒目式的一面。

二、诗意的栖居

陶渊明之前,先秦时期的许由、巢父、商山四皓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作为一种高尚的美德存在;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和东汉末年的社会黑暗和动荡,使更多的士人从对大一统社会的全面体认转向关注个人安危和自我世界的营造,过隐逸的生活成为当时人们的理想,在张衡和仲长统这里,他们虽然没有把自己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以诗的形式表达出来,但在他们对理想田园生活的描述中,开始走入清虚逍遥、超然物外的隐逸生活;到了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虽非现实中的隐士,可是他们各自在自己的诗文中实现了精神上的"隐逸",在精神上第一次给人们以活生生的撞击。但是,他们与社会的决裂态度,使他们处于边缘甚至癫狂的处境,人们在感慨之余更多的是流露出难以苟同的愧色;陶渊明在东晋特定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下归隐于田园,归隐于诗,归隐于诗性,成了中国士人隐逸的典范,真正开启了隐士这一大门,他高尚的人品,清而精深的诗作都让后人在其所开创的隐士道路上韬光养晦。

深受儒家仁政理想熏陶而又对破败腐朽的现实强烈不满的陆龟蒙有着散诞不羁的个性,这种个性有受陶渊明影响的一面。如《甫里先生传》明显受陶《五柳先生传》的影响。文章流露出作者不满现实、高拔流俗的思想情感。对于陆龟蒙的学陶,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评云:"渊明《五柳先生传》曰:'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读松陵集仿佛犹存其致,诗不为佳,笔墨之外,自觉高韵可钦,其神明度胜耳。吾尤喜其诗序,或数十百言,或数百言,皆疏落有古意。"[3]

陆龟蒙的《和酒中十咏·酒床》诗云:"往往枕眠时,自疑陶靖节。"《和夏景冲淡偶作二首韵》诗云:"炉中有酒文园会,琴上无弦靖节家。"《和夏景无事因怀章来二上人韵》诗云:"还闻拟结东林社,争奈渊明醉不来。"《漉酒巾》诗云:"靖节高风不可攀,此巾犹坠冻醪间。"《记事》诗云:"我醉卿可还,陶然似元亮。"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除了自比陶靖节外，陆龟蒙更多的时候是对陶渊明式的隐逸生活表现形态和思想情趣的接受，即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在陆龟蒙的笔下，即使是琐细俚俗的日常情事，也被雅化了，呈现出清雅高逸的韵致。

试看《奉酬秋晚见题二首》其二："何事乐渔樵，巾车或倚桡。和诗盈古箧，赊酒半寒瓢。"渔樵之事与诗酒之趣有机地统一起来，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乐事"。在《袭美以公斋小宴见招因代书寄之》一诗中，陆龟蒙自称"野客"，所"忙"的事情却是："自与酌量煎药水，别教安置晒书床。依方酿酒愁迟去，借样裁七怕索将。"全是一些风流儒雅、疏纵旷达的生活情事。又如陆龟蒙的《偶掇野蔬寄袭美有作》《袭美以鱼笺见寄因谢成篇》《袭美以巨鱼之半见分因以酬谢》虽然所写的都是一些日常琐事，甚至是俗事，但诗人都将其视作风致高雅的情事，赋予它们以丰富的人文品格。总之，飘然江湖之上，观赏江山胜景，流连诗酒，沉潜典籍，陆龟蒙追求的就是这种闲居的潇洒与文人的高致相结合、相一致的生活情景和人生境界。陶、陆二人都在远离世俗的山林中过着诗意的生活，在诗文中构建这种理想的生活情怀，在质朴自然的生活中将自己的人格涵养成完美的诗篇。这种文人化的追求，此前虽有肇端，但是到了晚唐才有较大的发展，并深刻地影响了后人。

对于隐逸生活的表现，除了上文说的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外，二者在表现手法上的运用，也有相似之处。即比兴手法的运用。试看陶诗中几个著名的诗句："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鸟"、"鱼"、"云"等物象，是诗人生命历程的艺术象征。陶渊明的这种写法，龟蒙加以继承，写得更广泛、更普遍。

试看陆龟蒙的《独夜有怀因作吴体寄袭美》：人吟侧景抱冻竹，鹤梦缺月沉枯梧。清涧无波鹿无魄，白云有根虬有须。云虬涧鹿真逸调，刀名锥利非良图。诗人同样以竹、鹤、梧、鹿、云、虬等物的清姿逸态，来自我比拟，形容幽逸的情怀和高雅的韵致。提升了汉代以来文人隐逸思想的人文性，深刻地影响了宋代以后的文人。

此外，陆龟蒙与陶渊明在"叹贫"之志上也是相通的。动乱的时代造成了晚唐五代诗人生活上的困窘，当他们以自己的心态去读陶渊明时，便不免同陶叹贫之志产生共鸣。这与盛唐诗人王维讥陶"乞食"，李白曰陶"龌龊"，杜甫虽穷也嫌陶"枯槁"明显不同。据《新唐书》中记载："陆龟蒙有田数百亩，常苦水潦，虽躬耕勤劳，亦不免时遭饥寒。嗜茶好酒，不喜与流俗交。唯好放扁舟，拉蓬席，携书茶壶笔床钓具，泛于太湖中。"[4]可见，陆龟蒙虽然过着清贫的生活，但仍保留着对生活的热忱，对大自然的挚爱。《唐才子传校正》中亦说："龟蒙，……居松江甫里，多所撰论。有田数百亩，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涝则与江通，故常患饥。身自畚锸，菻刺无休时，或讥其劳，曰：尧、舜微瘠，禹胼胝。彼圣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5]"君子固穷"，"不以穷困而改节"，所以终以颜回"鄙委侧僻，枢桑覆茨，箪瓢屡空，其乐怡怡"来自勉自励(《祭梁鸿墓文并序》)。这些与渊明"躬耕自资"，"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是一脉相承的，而对渊明不屑与权贵为伍并"麾之而去"，拒不折腰，解绶去职，赋《归去来》的豪迈气节与独立不羁的人格亦是崇拜，效仿的。诗人在面对现实生活具体困难时的决定，体现了诗意的栖居的本质所在。

当然，二位诗人在诗的气象大小与境界高低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然其在人格追求上是一致的。陶、陆是两个不同的创作主体，他们的时代亦复不同，种种因素都已变化。时代精神与文人风尚的变化是造成陶和陆区别的主要所在。虽然同处于乱世，但是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晋时的乱是上层内部之间自相残杀的乱；而晚唐时期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乱。陶渊明在"出"与"处"彷徨抉择中，尚能保持自己的一份坚持，然陆龟蒙并没有具备这样的选择，"处"则意味着他与黑暗势力勾结，"出"则意味着它与黑暗势力决裂。整个晚唐黑暗的现实，使得文人从中看不到宏阔昂扬的盛唐气象，也看不到中唐充满希望的"中兴"景象，他们所能感受到的只是一片衰飒和灰暗。因此他的闲雅既不同于王维的潇洒从容，也有别于白居易的悠然知足。在他们抒写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作品中，总是萦绕着那个时代诗人们孤寂、凄清的情怀。作品中常常带有清寒空寂的色彩、宁静淡远的格调、超尘远俗的风神、空灵隽永的韵味，表现出的更多的是对时局的焦灼和矫激不平，是对个人命运的关注。诗中写满的是诗人在乱世岌岌于寻找一个安身之地，在精神上寻找一点慰藉与寄托的心情。因此，他在诗中表现出的澹泊情思与澹泊境界，便处处反映出诗人精神上的空虚，特别是入吴后的作品更是如此。入吴后与诸诗友的酬唱之什，内容贫弱空洞，调子感伤颓废，专意于用词造句。400 余首诗中有不少对茶具、酒具等一一低吟浅唱。陆龟蒙终在这一诗性人生的道路中越走越远。

诗之意象含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寄托着诗人特有的情感，最能体现诗人真正的品格和精神。陶渊明诗现存125首，其中描写鸟意象的诗（有部分诗句描写，有全诗描写）就达34首之多，包括高鸟、众鸟、孤鸟、惊鸟、羁鸟、归鸟、倦鸟等等。在陶渊明的世界里，他是一只鸟，从冷风微雨中轻盈矫健地飞向八方。在密密尘网中"翻翮求心"，又从黑暗森森的樊笼里果敢地飞了出来。飞回到南山下、青松上、桃花源、桑树颠，飞回到依依炊烟里，暖暖远人村。大量出现的"鸟"形象，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诗人平淡而多彩的人格特征，它关怀、贴近人生，了解现世的苦痛与纠缠。而陆龟蒙则是一只鹤——"未为尧舜用，且向烟霞托。我亦摆尘埃，他年附鸿鹤"(《奉和袭美初夏游楞伽精舍次韵》)逃脱了现实的黑暗，摆脱了人间的烦恼。空灵隽永，远离现实。这是对朝纲日非、奸人得志、烽火连绵的时代的决绝的默然。

参考文献：

[1] 李剑锋.陶渊明对家族风范的承续[J].九江学院学报，2006(1).
[2]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23.
[3] 郭绍虞.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384.
[4]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3：5613.
[5] 辛文房.唐才子传校正[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255.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